敬事草

敬事草卷四目録

敬事草卷四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報入直揭帖

題在告五月所奉恩賚恩諭日月相望道路聳觀臣至孫子人莫矜憐獨蒙厚眷鴻慈超絕前後臣竭口不能言感摩踵不能稱報惟有銘鏤肺腑傳示子孫而已宣諭之時猛欲即出緣夕卧之後身弱足軟連日學步初見風日適又感寒熱往来齒痛面腫之疾加費調理謹于本月

十四日赴鴻臚寺報名十五日見朝及謝屢次
非常恩典入閣辦事矣但臣猶有縷縷至情不
敢不言臣病多端向已塵瀆但言其大者則腹
背之間常如火焰閉目尤甚終夜不睡性躁妄
發又不耐思量恐致錯悖辜負　聖知此臣內
病之大者也至于步履極其艱難腰膝以下似
非臣有出入禁闥寸步千里又臣外症之大者
也總因飲食日少脾胃否膈況以年衰弱甚益
難滋養今未減十之一二但因　諭旨荐頒寵

私過厚恩重身輕威尊命賤萬不得已扶掖而
出冀藉如天福庇田舂再生耳臣不敢愛身但
恐誤國若孤　君父眷倚之意萬死何足塞責
今首輔在告而臣以一病軀獨任更無同心資
助只取給于胸臆之內夙夜戰兢顛仆不遠就
使旦晚之間首輔即出而閣事繁重恐非二臣
所能拮据抑且萬萬不便傳聞伏望將吏部所
推輔臣簡命數員共圖佐理今日第一急務臣
犬馬茍可支持不敢推諉庶幾同寅協恭共襄

大業以酬今日泰交之隆遇也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上

請補閣臣疏

奏為懇請亟補閣員以重政本事臣惟內閣缺官自六月初三日欽奉

聖諭令臣等議詳題請臣等欽遵屢疏吏部奉

旨會推至今五閱月矣未蒙點用　聖意淵微固非臣愚所及但臣以久病餘息體力不前因首輔在告　聖諭諄切抱頭忍痛扶掖強入五內越裂百脉沸騰獨身獨任自苦自知日夜懸望首輔即出尤日夜仰望　皇上點用盖內閣

之職潤色絲綸看詳章奏備朝夕之顧問參密勿之論思實　聖諭所謂樞機政本之處至鉅任也乃若詔誥制勑之重及諸供應文字之多修辭撰義考舊酌新紛至沓来又不暇給任大職艱事繁責備即有兼人才略不能以一手足之力辦此臣請以閣中故事言之遠不暇論止如隆慶元年徐階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在閣後進陳以勤張居正入閣是時同事者六人其後高拱郭朴養病徐階致仕而趙貞吉入則同

事者四人四年高拱起用趙貞吉致仕而殷士儋入同事者五人五年陳以勤李春芳致仕在閣者三人六年殷士儋致仕而高儀入同事者三人惟　皇上初登極時高拱罷去高儀亦卒張居正獨在位旋以呂調陽入止二人至萬曆三年張四維入六年馬自强申時行入閣中有五人後呂調陽致仕馬自强張居正卒余有丁入在閣者三人十一年張四維丁憂許國入在閣者三人十二年余有丁卒王錫爵王家屏入

在閣者四人十四年王家屏丁憂十六年起用十九年申時行許國皆告病趙志臯張位入在閣者四人二十年王家屏去二十二年王錫爵告病伏蒙　聖恩以陳于陛及臣一貫備員在閣者四人由此觀之可見衆賢相聚乃克成功大厦之材必非一木閣臣舊例多時至于六七員最少亦不下三四員惟張居正擅權與呂調陽二人在閣者年餘此則千古覆轍所當永戒乃今令臣等二人獨當此任則是不戒前車千

古罪人也念此毛骨悚豎何能一息苟安況彼
二人者當時精力強聽作止自由羽翼相承不
致之絕今臣等皆衰老餘年精耗神竭值剛明
獨攬有難對揚逢國家多事紛紜不易調劑又
且一起一仆雖二人亦不同事如盲子失侶獨
行深山而責之負寶前趨刻期赴命雖在庸愚
知其危甚入則抱枯腸涸肺之患出則冒專權
獨擅之疑已則懷高位疾顛之憂人則致妨賢
病國之誚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寧不垂意悲憐

乎即罔爲臣等悲憐獨不念樞機何地絲綸何事安危治亂悉懸于此而獨委一二衰病之臣是獨不大可憐乎不寧惟是臣聞朝廷者四方之極大臣者萬民之鎮也朝廷立極大臣作鎮內外相維堂簾相承則綱紀振修而盜賊屏息若位署多虗法制陵替雖閭閻小民亦懷輕玩縱恣之念而四夷聞之必謂中國空虗元氣衰落且有不制之憂今以堂堂天朝濟濟賢俊可備任使者何限而至使密勿要樞亦虗不補非

所以壯九重之觀杜薄海內外邪僻之心也誠知慎重選用實古帝王進賢如不得已之意第慎事太過更近于弛進賢太難更近于踈尤今之所當深念而亟圖者臣受知最深圖報更切伏望納臣言將吏部所推閣臣特賜簡用以資佐理宣諭首輔即出辦事令臣得有所資承不至顛隕以誤國家十一月初一日上奉

聖旨朕覽卿奏情詞懇切具見忠愛元輔便着鴻臚寺官宣諭守催即出輔政以慰倚任佇待至意

簡用閣臣知道了吏部知道

請假揭帖

題為給假事臣力疾勉强連日又加焦勞昨晚半夜舊病舉發遍身寒戰如水難以見風伏乞

聖恩暫假數日即行趨閣辦事不敢偷安謹此具題伏候　勅旨十一月初六日上奉

聖旨朕覽卿奏舊恙偶發准暫給假調攝稍可即出贊襄還着御醫診視調理吏部知道

謝遣醫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昨臣以病餘强出旋至困仆不能入閣乞請暫假奉

聖旨 云云欽此隨該太醫院院判徐文元羅必煒

御醫何子忠吏目許登雲奉命到臣寓所臣恭設香案扶掖望闕叩頭謝恩文元等更迭診脉共製醫方以攻臣病復備舉調攝之術以寬臣心臣感激 皇恩不勝悲涕伏念臣久當退處復此支離風寒奔走勞其形思慮危悚困其心

藥餌空以自隨飲食尚無餘暇蓋病本在身而但以心勝病心則欲強身何能從强跂不立強跉不行理固宜然非偶爾也乃蒙予假已荷慈憐更軫

聖心備加矜惻示一體痌瘝之意勤問疾醫来之遺終臣此生何以報德既造命于

君父命或可延已致身于朝廷身於何有臣不勝感戴拱荷之至十一月初七日上 初八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目今國家多事政本缺人卿宜慎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以付眷倚之懷

禮部知道

報入直揭帖

題臣于本月初六日偶因舊疾感發請給暫假

伏蒙 聖恩俯允欽遣御醫徐文元等診視臣

感激隆恩即具本陳謝外今病稍可不敢偷安

謹報名廷謝入閣辦事惟茲犬馬之微軀至壓

天地之鴻造捐糜莫稱銜結奚辭臣不勝感戴

之至謹具奏聞 十一月十四日上

請補閣臣揭帖

題臣逢時特達受恩弘深頃因病發請告即蒙
許可隨遣御醫診視因獲更生臣之微身乃
皇上再三生全之身也敢辭摩踵以圖稱塞除
今日已報名廷謝入閣辦事外盖內閣者　皇
上之內閣天下幾務之所從出也臣不敢以病
誤事又不敢以病推事前者臣屢造首輔首輔
具言欲得靜養不能即出令臣在告首輔又貽
書于臣囑臣早出即二臣皆健亦當固請增閣

以圖同寅恊恭之效今首輔既久不出　皇上
又久不增則豈徒苦臣一身切恐誤國不小蓋
臣于今日有瀕于死者三焉以久病餘生而夙
夜繁劇不休必將以勞死一也才微德薄而加
之孫立無助必將以罪死二也禁中之事非外
人所知而獨任獨為雖無專擅誰則信之必將
以讒死三也此臣之所以寧冒威嚴而懇求不
已也即使臣身不病理亦當請臣聞之下臣事
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事君以身則一人之獨

力有限事君以人則衆賢之共舉無窮故古者進賢蒙上賞蔽賢有顯罰臣今已病而猶不避賢且至蔽賢罪又當若何意者　皇上謂閣職甚重而人才難知耶凡所謂人才者必用之而後知其爲才不用不知其爲才也其人若能讀書循理守已奉公則今日之端士即他日之名臣無不可用不必以未試而重疑之亦不可以小嫌而終棄之也在昔　皇祖世宗肅皇帝深惟　祖宗開設內閣與儲養翰林之意甚遠特

加睞于詞臣與百僚庶司甚殊朝夕侍從體貌
優隆文墨雅尚顧問不輟故嘉靖間彬彬多文
學名世之臣而留為　皇考暨我　皇上之用
遺民故老猶能津津道也臣隆慶二年進士尚
得沐浴餘化聞是時在閣者常四五六人在諸
曹者不但為兩京禮部堂上及吏部侍郎等官
至如羅欽順郭朴嚴訥等為吏部尚書趙貞吉
掌都察院事朱希周吳一鵬張治王用賓等為
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張邦奇為南京兵部尚

書雖兩京工部侍郎及太常寺卿亦用翰林若
詹事府則常以尚書掌印而又用一人協理其
盛如此衆賢彙征者英畢聚國家有大疑事則
考古證今靡有闕遺左匡右持多所裨助植縉
紳之羽儀昭太平之盛治良有以也夫文昌之
顯晦關世運之盛衰　聖主顧盼之間少有低
昂而斯文顯晦之幾遂成懸絶茲者　皇上念
大僚之久缺一時選補無遺而獨于閣臣及詞
臣未即俞允臣愚惓惓不勝瞻矚　皇上動法

聖祖而此事猶異亦臣下未嘗引故典為　皇
上明言耳臣望　皇上念閣臣之關係匪輕與
皇祖之所以儲養睠顧詞臣不薄少假燕閒早
賜乾斷將前所推舉諸臣親加評品點用俾令
入閣佐理推廣此意及于詞臣亦俾之及時同
升不致淹滯空老以培一代文昌之脉以弘將
来大受之塗國事幸甚天下幸甚臣性不飲酒
病久絶葷僅以一溢米一杯藥為命當此朔風
凜寒辰入酉出一日不可知豈可謂有臣在閣

而不置一副貳以為之備臣恐他時言之已晚
不避冐昧之愆惟兾　聖慈俯亮而賜行之臣
無任激切屛營待命之至十一月十四日上

請冠婚揭帖

題臣等竊以為天下之事出于天理人情之極者必不可不行又至於數窮理極之時者斷不容少緩況家庭父子尤為至情不待矯强無俟人言者則今日　皇長子之冠婚是也臣等間侍講讀睹睿容溫粹玉體充盈問學日新聰明天啟慶吾　君之有子頌義方之懿懃惟是冠禮未成儀章弗稱好逑尚邈淑德徵期天聽轉高人心孔亟臣等職親地近幸無明諍顯諫之

嫵敢冀　皇上豁然允行令天下傳　聖明獨斷之美冬日維暮新歲倏更揆以勢情萬不可已臣等謬忝輔弼之司動關天下指摘即一事不妥群議沸騰矧大典久稽贊襄何在豈不聞容勿近臣格心為上待言而悟為術已淺累牘無當負罪益深萬一此禮再遲大小臣工紛紛煩瀆轉覺明時觀聽不雅臣等區區不足惜而謂千萬年有典有則之熙朝有因十八歲不冠不婚之元子宣播外夷昭示來世甚非所以

為訓也披瀝已盡不知所云伏望俯從無任激

切隕越之至謹題請

旨十一月二十二日上

回奏冊立分封冠婚　聖諭揭帖

題貯日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冊立分封東宮及諸親王此乃　祖宗訓章大典嫡庶長幼一定自有次序緣因皇長子稟質清弱氣體未充况皇后年在妙冲又屢遭不諱大難故不得已遲緩少俟耳非有別意亂危國家貯者　大行皇妣之服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宮不日落成皇長子齡已過期體已充足爾該部便具選婚舊儀來看其冊立幷加冠禮少俟二宮落

成之日行朕又思三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俱已長成若再少待恐又費一番事不若亦于二宮完日一併加冠分封庶免煩擾內皇三子皇五子年歲稍長待分封之日可着出閣讀書親近儒臣朝夕訓誨以開蒙塞禮部知道欽此臣等伏惟

皇長子冊立冠婚諸禮四海臣民瞻望已久

皇上渙發慈衷布宣恩綍禮臣捧出中外傳聞

朝署簪紳舉喜色以相慶閭巷蒼赤亦矯首而

歡呼明　祖訓之當遵示長幼之有敘弟緣中

宮有待以致延遲到今茲及禫祥遂求嘉儷元
良早定先徵六禮之儀皇子分封並舉三加之
典卜云其吉朕宸宮之告成愛而知勞期儒臣
之訥謭言如金石事協典章臣等忝列樞機躬
逢盛美中宵舞蹈曾莫罄其懽愉前此瀆陳翻
自尤其過計竊惟本月二十五日時當長至日
煇三珥占云大喜乃知 聖意方動于淵微靈
貺已昭于玄象天時人事豈曰偶然萬祉千祥
行當輻輳除選婚儀注禮部具題外其 皇長

子冊立加冠皇三子皇五子皇六子皇七子加
冠分封出閣等儀遵　旨俟二宮完日另行題
請查得選婚該有　勅諭禮部一道謹擬上請

十一月二
十八日上

報東三路捷請發犒賞揭帖

題准得總督邢玠塘報內開征倭東路總兵麻
貴報清正因圍困日久十一月十八日燒燬巢
穴上船逃去官兵已入島山西生浦城等囤兵
部覆奏已經奉　旨外今日又接塘報內開中
路總兵董一元報新寨倭長石曼子墮我師之
計十七日撤兵渡海我師搜斬三十二級奪下
米豆什器等物甚多燒燬大寨五座倭衆已皆
盡走又一通內開西路總兵劉綎報十八日攻

打行長巢窟奇兵由西北海口以草包土塡空登城內外夾攻倭奴望海奔走殺傷無筭水路總兵陳璘因石曼子來援與之酣戰行長因得脫逃石曼子燒死等因臣連得此報不勝喜躍竊惟倭奴小醜自于天誅前者三路進兵不意中路見挫尚賴王師强盛廟筭不搖麻貴收功于東劉綎陳璘收功于西而董一元亦能因敗爲功前雖見愚于石曼子而石曼子竟殺于陳璘淸正行長雖以身免而倉惶渡海諒天不宥

此賊也今三路堅巢已拔八九惟釜倭尚在必然膽破合兵擊之指日可盡矣臣思叅詳三路倭帥何為同日渡海又皆在會議之後此必密得關白死信共議逃歸關白之死似亦近真若其果然則禍本悉拔天意尤厚但倭帥相聚密謀而倭衆必不預聞我京師雖得關報而軍中尚未傳聞相持猶故竭力死抗諸將之力也且倭帥雖萌去心非因兵竭糧盡力憊勢窮安肯捨十年之經營為一旦之奔竄此實我兵鼓勇

奮忠雖卻猶進之效所謂天運而人從時至而事起者闕白以梟獍之資合六十六島之衆所用皆强力狡謀大將以數十深溝高壘連營八九十里其衆豈下百萬我兵纔出一年又不滿十萬衆寡實為不敵勞逸亦更懸殊而所戰克捷所守亦固圍促使盡竟收此功將士之奉命可謂殫竭心力而無遺矣今闕白之死尚未可知縱令果死而成功猶非容易如其未死而成功彌堪嘉錄此皆仰仗我 皇上寵靈赫奕聖

武昭宣攬獨斷之上謀不以衆囂而微動決進剿之長策雖嘗小却而彌堅疆吏有所依憑軍資有所請給功罪有所分別機宜有所秉藉以致窮陬竒捷超古震今恩覆屬藩威加天海罷兵有期不勝慶幸第倭情極狡尤宜慎防九仞爲山一簣必往申飭將士不可不嚴撫恤勞苦當加優厚臣查得舊年蔚山之捷蒙　聖心特軫兩次發太僕寺馬價銀各五萬兩先行犒賞以致軍中人人感戴彌加激勵今三路奏功比

前較大蕩平有緒更須鼓舞伏乞 皇上渙發
德音霈宣大賚仍發大僕寺馬價銀十萬兩以
示嘉奬犒勞之意使三路將士感誦歡騰倍力
爭先剿絕餘寇以收蕩平之績惟冀 上裁臣
忝備隆寄莫分 聖憂預覩盛美不勝歡忭謹
申慶賀之忱 十二月初五日上

救傳好禮揭帖

題今日伏蒙發下太常寺少卿傅好禮一本爲
近郊之内假官抽稅辱國虐民乞賜拏究重處
等事該文書官口傳
聖旨不論大小事情挾制朝廷着實出旨欽此先
是數日之前本官曾到朝房投揭于臣備言畿
輔窮民被害之狀極慮旦夕不測之憂欲臣轉
達天聽少回
聖心至于流涕哽咽臣亦因之
下淚但因連日閣務煩冗兼之病體不支因循

未上聞也不意傅好禮今日又行催奏致干
聖怒臣驚汗不已跼蹐難容竊惟傅好禮迂愚
瀆言不當　聖意加之以罪亦復何辭但察本
官之心無非為國為民非敢故為觸迂況其人
已老資望亦深伏願　皇上曲賜優容以彰天
地之量臣既奉口傳不敢有違擬票恭進然實
萬不得已之計也儻蒙　皇上霽威霈恩有出
于臣愚所望之外或改賜溫詞以安畿民之心
或竟寢不下以示俟行之意皆　明主之盛節

聖帝之芳規臣顧　皇上為堯舜之君輙此苦
口臣無任干祈萬禱之至謹附奏聞十二月初八日上
先是初五日傳好禮具疏為假官抽稅辱
國虐民乞賜拏究等事　上未省發也至
八日好禮復持一疏跪伏文華門請面對
語甚懇且曰今候旨不得明當復來必得
命乃已　上怒以為挾制謫其官是夕
上又批發好禮前疏令廠衛逮假官抽稅
者盖雖怒之而行其言矣然無何而復有

逮固安人之命焉

報東倭平揭帖

題即刻接總督邢玠等火牌飛報內開為釜山一倭不留海寇蕩平事據總兵麻貴差人李功相口報三路倭賊俱聚釜山船隻千餘俱入釜山半在船上聲勢頗大麻總兵列兵圍守西中人馬亦漸東逼倭于二十六日俱上船去訖釜山一倭不留奪獲馬牛甚多等因據此又據總兵官陳璘差官左揚口報自曳橋直至南海閑山等處亦盡收取斬獲頗多俟塘報至日另行

具報理合先行馳報等因臣不勝喜躍切惟釜山乃倭奴占據百年之地今一旦掃空不惟朝鮮永無倭患而登萊天津無路可入中國亦永無倭患矣此九九廟威靈　皇上英斷之所致也謹先恭賀以聞十二月初十日上

請補閣臣疏

奏為閣務缺人辦理孤臣僨極難支懇乞 聖明早賜簡命容令退休以光新政事竊惟內閣缺官今已半載止有趙志皐及臣二員見在而遘病迭興又不全入志皐嘗具疏請補臣亦嘗具疏請補又經三次揭催未蒙簡用臣蒲柳質衰狗馬疾甚實恐人道之患與陰陽之患并于一身而無以謝天下安能避僨潰之咎不稽首于九閣之前竊惟神龍之所以布雨澤于天下

者有風雲爲之藉也風雲之藉不厚雖神龍無所施其神矣人主猶神龍也而必藉衆賢爲之輔輔輔理單子是猶微風薄雲何以顯神明之功我皇上聖神獨運而大澤猶屯于天下輔理之藉不厚也朝廷之有輔臣猶車輿之有輪轂也一輪缺則車不行豈惟不行將有傾敗之虞今獨以二病臣爲輔二朽輪耳而不能當一輪之用又何望其鳴和鸞駕大輅狀引重致遠之績臣又知其不可也往時四臣在閣每一事而

經四手耳目心思稍有優裕而得慮其所未及舉其所未周乃今獨令臣為之舉四臣之事并于一臣而耳目之應接不暇心思之料理不遑遂有因循姑置溺而不舉之職臣安敢自誣以為盡慊而無憾雖臣本意亦欲策發而謀斷無佀輾轉生疑至增一事為數事之勞愈多愈棼所以病益深衰益甚而職益廢也臣性稟迂愚與世無適火馳四應原非所長畧短天寒尤多不給況素無學問復鮮夾持日暮途遠不免倒

行離羣索居慮難寡過一字有失萬謬叢生小
犢僨車嗳嗟何及終負任使其危可知竊惟
聖祖立制大小官員必有丞貳所以預防人臣
非僻之心而厚之以寅恭之益使不抵于悔尤
也自古名臣不能以一身獨爲而況至愚極陋
如臣能獨爲乎即在卑僚不可以一人獨任而
況代言佐政如閣臣可獨任乎外人不知禁中
事必謂閣臣素爲上所倚信而不增者乃臣等
專擅之由欺蔽之故非上本意不然于　祖宗

設官之意宜增于萬幾樞本之地宜增何為久不增也　皇上聖政一新修廢舉墜諸曹盡補群賢悉登閣臣尤宜增而何久不增也令臣獨策駑足獨瀝枯腸獨當危機獨受惡名惟此閣中夙為射的而以臣為招雖家置一喙其能白乎伏乞　皇上憫臣衰羸危苦之極俯賜骸骨免貽政本之羞尤念政本安危大機早將吏部會推諸臣點用數員若尚未當　聖意乞勑再推二三員以資選擇庶幾輔理無闕而新政有

光有如不蒙允行而復需後命遣滋天下之疑

而臣亦無所逃誤國妨賢之罪非所望也臣不

勝披肝析膽懇祈之至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次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祈請懇切忠愛敬慎殊可嘉尚自

古國家政務君主于上臣任于下都俞吁咈唐虞

賛襄之盛治及我　祖宗設立內閣樞機政本最

為詳悉朕豈不知但令閣務繁重倚任尤切人之

賢否遷難周知乃欲斟酌發行豈有不補之理便

着吏部通將前推再推堪任數員開具来用卿宜

盡心佐理不必疑畏以副眷懷該部知道

言京口儀真稅事揭帖

題令日文書官盃受傳出御前墨字揭帖開採横嶺礦務錦衣衛正千户鄭一麒一本奏白蓮坡等處採出礦砂陸續煎成餅銀一十六兩五錢恭進適有熟識南直隸土著官民王國用等稱說京口閘清江浦等處往来客貨蝟集勅内臣高寀督同王國用等前去計貨立店徵收稅銀以助大工事奉 聖旨銀兩交内庫收這所奏京口閘土著官民王國用等獻店徵租准着

差御馬監左監丞高宷督率王國用等前去會
同彼處撫按官徵收銀兩解進以濟國用務要
奉公守法不許擾害地方店名與做廣寧寫勑
與他該衙門知道羽林左衛中所百戶馬承恩
一本奏儀真等處請復舊稅理財最便特遣內
府供用庫官暨祿督同徵銀類解以助大工事
奉　聖旨這所奏儀真縣等處舊制設立抽稅衙
門令被勢豪奸商侵擾隱昧着差內府供用庫
官暨祿督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彼處撫按等

官照舊徵稅課銀兩解進以濟國用寫勑與
他該衙門知道欽此到閣竊惟臣受　皇上極
重之恩凡可以宣揚德意足國裕民者敢不將
順顧思此事　皇上深居九重豈能盡知臣不
敢不一言以罄忠悃臣惟我朝軍國錢糧絲毫
皆出于江南今江南疲獘之極而又丁荒歉頻
仍之際小民嗷嗷思亂甚可寒心況儀真與京
口止是一江之隔不上一二里地豈有可兩稅
之理徒令內官與外官政務棼雜棍徒奸黨肆

惡横征商旅不行農民重困　皇上仁民愛物之意抑而不揚二十餘年鴻名盛德從此傷損南京根本之地與國家財賦之區因此搖動且此兩處稅銀不過十餘萬兩取之小民甚苦而國家視之所得幾何必欲取盈亦無難處令賴廟社之靈貺　皇上之洪福海氛既清東師可罷每年浪費可節者多儻宮用有乏雖令户兵二部間或設處進用亦無不可在部之臣必當竭力豈敢抗違是不煩　聖心籌度而坐享富

饒之益且令群小絕窺伺之奸息棓尅之謀而天下享安靜和平之福增光聖德使人人誦萬壽無疆也臣不勝忠愛欲皇上繼堯舜之後稱萬古聖明之主輒此惓惓待命 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上十七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情詞懇切具見忠愛至意連年以来西討東征無發賑濟以致帑藏匱竭目今兩宮雖已就緒三殿將次興工且有應行典禮若非設處財用安忍加派小民所奏兩處地方不遠京口

聞已免差遣儀真縣等處照前旨行該部知道

謝諭揭帖

題昨日文書官盧受傳奉　聖意令臣撰京口儀真二税勑書臣偶有愚得具揭進奏倉卒置詞蒙被採納即免京口一差臣愚下情豈勝踴躍自古惟唐虞之朝有都俞吁咈之盛夫君曰都而臣曰俞君曰吁而臣曰咈是是非非此何足以見堯舜之盛惟君以為是而臣執為非卒能捨善用中舍己從人此所以為堯舜也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

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堯舜大聖人也何至有踰佚法度與夫遊逸淫樂諸事哉而益惓惓以此致戒乃知一日萬幾豈能委曲無失惟能受言此所以為堯舜也今日國家財計因征討賑濟宮工等費尚須有殿工典禮繁費所宜措處皇上不忍加派于小民而欲取足于商稅誠不得已之心臣體國憂思未嘗不日夜念此而與

主計者相對顰蹙也但財計惟用兵不可筭今
東氛淨息矣以後殿工典禮惟在　聖心　聖
心體悉而容所司次第斟酌不致浮浪數年之
內就緒何難不必過為預憂也孟子嘗言無政
事則財用不足故臣不憂財用之不足而憂政
事之不舉大學有言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故臣不憂財用之不足而憂民心之或離宋臣
司馬光有言天地間財貨止有此數不在官則
在民蓋銀錢在世其數不多散于民間則遠近

流轉子母相權而賴以養活之人衆聚于公所則積而不流毋錢日少而相生相養之利微通都大邑之中有千金之商數人本處數萬人家皆仰衣食于其間而成富庶之國管仲治齊專務通商以成霸業率此道也臣伏觀 皇上登極以來憂民之言不絕於口而近今以來似覺憂國之心過于憂民茲蒙轉圜仰見 聖心至仁初無今昔第當專責部臣不須多術在昔皇祖時亦有典禮亦嘗用兵更多虞患而 皇

祖未嘗憂財之不足則以付之所司而委任責成耳　皇上惟法祖攸行高居安享而成無為之治尚何煩宵旰之憂正月十七日上

京察自陳疏

奏為遵例自陳乞賜罷免以清政本事今年當大察京官之期先該吏部等衙門題奉欽依令大臣照例自陳去留請自上裁臣不肖猥居輔臣之次容容步趨奉職無狀頃以首輔在告代庖三月伎倆益盡罪愆益多況茲所察乃六年中事而臣自甲午入京撫時揣物感昔傷今安能以頃刻自恕乎臣嘗誦宋臣范仲淹之言曰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

而成亂政夫仲淹所謂淺末之議者謂刑法之絲毫輕重錢穀之錙銖利病此類是已久而行之猶成亂政蓋以其為有司之一節群補瑣屑無關政體故也若夫遠大之謀則必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賢聖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以此事君貽百世之安造萬民之福庶稱臣耳臣幼而誦讀三復斯語老而忝竊竟無一成豈惟無成殆有甚焉自甲午歲臣未入朝以前天下所苦者倭患之紛糾耳士風之縱橫耳

而邦域之間閭閻之下固晏然也從臣入朝而天下多事刑法之重輕不知其幾矣詎止于絲髮錢穀之利病不知其幾矣詎止于錙銖邦域日以動揺閭閻日以愁苦而異時太平景象不可復覩則　皇上乂安久治之天下自臣為輔而不免于危亂之憂矣即淺末之議尚不能一補塞一維持而況于遠大之謀哉蓋臣墻觀局見所識不大淺中弱植所持不堅鄙心未化無以立凖而標衘小器難恢莫克積誠而動主位

以德輕身偕心病每過廟門分為　祖宗所誅殛每入閣門則待孔子之鳴鼓外撟公法顯黜猶為寬誅內省私情褫歸斯其厚倖　皇上澄清九流宜自大僚始作新庶政宜自政本始臣謹引例自陳采身俟罪伏望亟賜乾斷先加罷免庶本端表正而百執事淬礪承風矣臣無任惶恐待命之至正月二十四日上次日奉

聖旨卿輔弼重臣公忠端謹清望素隆朕切倚任豈可引例求退宜益盡心匡贊以裨化理不允辭

吏部知道

言東功當賞不當罪揭帖

題近日朝鮮贊畫主事丁應泰有本臣未見其詳傳聞疏末言臣曾經露章不宜預票伏惟皇上聖明事事獨斷臣雖擬票悉稟上裁應泰嘗論臣臣當引避豈敢復有參預但思此事乃軍國大務臣既在閣又適代庖而噤無一言則何以稱輔弼之名報　皇上特達之恩又臣之大懼也臣今萬不得已除不敢預票外輒效區區犬馬之忠亦不知其當否臣惟東倭發難已

經七年一旦蕩平此非常喜事一則 天地
祖宗默祐國家無疆之福一則 皇上智勇
天錫獨斷不搖之大功然而十萬將士披堅執
銳萬里遠征仰承威靈之重以伸撻伐之勳其
勞亦不可泯也據奏賂倭賣國則將士皆當有
罪不得言功矣此十萬人者久勞于外瞻望恩
澤如農之望有秋也一旦失其所望而又加之
以罪竊恐人心忿怨不可強制萬一激變為梗
是一倭去而一倭生損國威重亦不可知賂倭

事情豈敢懸斷其有無亦何必曲為之庇護顧
思　屢旨責成惟取蕩平既已蕩平當從功論
即應泰之能激勵將士亦是一功所宜同錄古
稱功疑從賞罪疑從輕此聖王治天下之要道
今日之事似宜務從寬厚溥加恩澤以慰士卒
乂勞之心以平各官相持之情且將天兵無敵
之威　皇上廟算之神宣布天下而使夷狄盜
賊絕其輕侮窺伺之意光于史冊震耀千古盛
德美功垂之無窮此其所得為最大也若因人

臣之一節小爭而牽連無已以致功賞不速國體有妨不惟以後有事之時難以用人即今日十萬人馬未易收拾臣之憂也恐致悞國不忍不言輒敢不避形迹瀆試上聞伏惟 聖明不以臣之不肖而棄其言萬一臣言可採乞特降聖諭令該部施行臣無任祈望之至正月二十六日上

丁應泰本幾惑 聖心已授意陳監擬旨將批矣而此揭適上遽得停批臣聞之感泣流血 上實明聖而浮雲蔽之一言

而可回敢謂吾 君不能哉

言考察自陳官擬去揭帖

題今日蒙發各官自陳本令臣票擬查得舊規在京四品以上自陳去留不下部覆竟票 上裁例當去其一二以昭 聖主之威福方今乾陽御天諸臣皆砥礪自效無甚不肖之人 皇上神明照察伏惟欽斷其協理戎政兵部左侍郎佘立生平謹飭亦無可指但入官年久體貌頗衰屢曾乞休未蒙賜允似應准其致仕臣票擬以上此係詢之吏部採之公評非臣之私臆

也㳟俟

聖裁施行正月二十八日上

請照推點陞科道揭帖

題照得各衙門官但以得陞為榮不分內外惟翰林吏部科道四衙門官地居清要以內轉為榮外轉為辱外官雖尊不屑為也故舊例考察畢後凡四衙門有汰處未盡者即從外補蓋因平時無法處之借此以為遺發俗語謂之明陞暗降又毎年二月八月科道官有年例之陞亦是此意　祖宗良法相傳已乆不可廢也近年以来偶有推而未允者被推之人心懐忿恨憑

恃要路播弄風波如舊年戴士衡恨白所知之推横開禍端可以鑒已今京察畢復當推陞四衙門官儻又不蒙黜發或黜其陪推竊恐此人懷怨蹱計又生事端以為明時之累伏望　皇上俯從部意咸賜照黜庶幾要路肅清而煩言永息政體所係臣敢預為之請臣又思考察之後缺官甚多諸凡所推悉祈留神統發則遷轉接續而事無曠廢又大小臣工顒望之意也　二月初七日上

諌遣榷使揭帖

題近日京口榷使　皇上幸聽臣言即時罷遣臣感激　恩知徹于心膂不可以言盡也臣尚延殘喘莫非大造之生成未罄愚忠輒申不諒之祈禱臣早歲遭逢　聖明日侍講讀于穆清常欲致君于堯舜講大學終篇則深以財聚則民散為戒講孟子首簡又以後義先利進規蓋于當時未嘗不丁寧啟沃豈其今日乃可以依違順從也伏見比日言利之疏不絕于御前搜

括之使四出于天下樋心灑血抑鬱錯愕愰居論道經邦之官恥為容悅佞諛之輩仰天俯地莫置一身　皇上至聖至明傾垂省察臣且未暇悉數其餘即以市船一事言之則知各處之言利者虛妄不足信矣謹按浙江市舶司舊在寧波府臣寧波人也備知其詳建置之時因日本番船進貢而設有內監官一人文職提舉官一人嘉靖初裁革內監官嘉靖中倭亂貢絕并裁提舉官令倭奴久已絕貢番船息影不來無

市無船定海一關不過本地漁船及近境商船出入軍門譏察非常因而稅之所稅實數臣不能記大氐不過千兩悉充兵餉之需利甚薄也忽于昨日有留守後衛百戶張宗仁言歲可稅銀四萬兩而蒙遣奉御劉成往夫此稅原無幾何而一設市船即不足以充本監衙門公用又安得取盈而上供既不足于上供勢必遍搜各府巧征橫索祈免　皇上之譴責而不顧小民之怨咨臣恐利未得而徒褻朝命辱國體也當

初市舶為番貨買賣而設尚謂徒擾于民無益于國罷之令無舶久矣復何稅焉　皇上試召張宗仁等而問其所謂市舶者何義彼且緘口不能對又何知其所入之多寡也盖寧波府原係窮邊不通商賈所謂市舶者但以三年五年之間倭番一貢有海舶来設置内臣鎮定之防其為亂而非以為利絶倭之後久已罷設而本地方無一市一舶也安所得多銀而進之臣令請罷必以臣為庇其鄉里而不足信臣雖庇其

鄉里鄉里未必感臣臣欺罔　皇上　皇上必罪臣臣雖不肖㬪不敢以鄉里之故欺　皇上也但臣叨在日月之際而不言則浙中撫按道府等官及鄉之父老子弟必責臣本鄉之事尚爾聾啞又何以佐理　聖明參知幾務故不得不以實聞儻　皇上之信臣不加于信張宗仁則萬不得已又有一說見今織造有太監孫隆開礦有僉書劉忠皆在浙中皆　皇上親信之臣必不欺也試以密札問之當知臣言不妄況

設一衙門則有一衙門之費雖　明旨禁其擾害而地方自當供應皆民財也皆官帑也其所費又當數倍于進用浙之民豈不盡乎伏乞
皇上俯念濱海地方土瘠賦繁民力久困有萬難支持之勢俯採臣言免差市舶臣之萬幸浙之萬幸不然乞將令差劉成停止而于織造孫隆開礦劉忠二人內改命一員令其就彼兼管前事仍命其或多或寡從實徵收不得分外搜索以滋民困則尚姑徐徐之小策也夫海內利

病皆臣所宜陳說但知之未真者猶難深言知而不言罪將安往　皇上天縱聖明必因臣之所言以及臣之所未言臣惓惓忠愛彌無窮焉又非獨為一鄉請命便謂可以塞責也古語云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臣亦云民受一分之賜　皇上增萬分之福臣顧畏民嵒增光　聖德惟恃　眷知輒忘觸忤不勝懇切祈求之至

二月初十日上

催發會議丁應泰本揭帖

臣惟國有大事則下九卿會議更大者下五府六部九卿科道會議至于府部九卿科道會議則盡在廷之公論無復有餘矣議若有異猶似可疑至于盡同更無可疑矣自有東事來 皇上以聖明獨斷無不中合機宜爰收蕩平之績近日賄倭退兵之說起明旨謂七年狂冦豈五千兩銀能買其退敗此一言真天下萬世不易之定論中外咸誦 皇上明見萬里非虛語也

令覆議已上而未蒙批發則東師之功罪必不敢敘而將士之疑畏必不能釋臣日夜憂慮十萬兵衆恐其久而生變朝鮮君民恐其久而生疑此事十分美成獨此毫釐牽制不免稽盛典而留衆心早完一日則國家一日之福也蓋丁應泰內失將士之心外失朝鮮之心萬無可留之理而其所奏蔚山事情有勘科係　皇上所特遣自當從公勘報必有定論惟是一斷之間于國體軍情大有關係臣且不暇多言只如兵

費一節十萬軍馬在彼每一日該費銀一萬兩每一月該費銀三十萬兩若遲留一日多費一萬兩遲留一月多費三十萬兩夫善取不如善節空費府庫不大可惜乎又如朝鮮陪臣因辯誣謗帶領多人待命兩月光祿供給亦復不貲若早為之昭雪此費又省幾何以上特就臣所聞見言之耳若乃自薊至遼驛遞糧餉因東征未了而費者不知其幾自山東海路到朝鮮兵船餉船尚不絕運所費又不知其幾向無爭辯

則此時督撫已可奏功已可撤兵矣惟因誣奏不已乃復虛費無窮儻復致有意外激變之事其禍與費又可勝計乎伏望即將會議本批發并將前次會議朝鮮國王本亦批發二本一發則處置東事者盡善盡美全始全終而無一毫之滲漏真可垂之萬古銘諸東海與日月齊明天地並久矣臣樂觀成功惟欲輔全盛美俾無少缺不勝款款之愚悚息俟命二月二十二日上

催允四川總督揭帖

題令日蒙發兵部奏請先撤劉綎兵馬防禦桀播酋一本守票仰見西顧憂勞至意除臣即時擬票外臣思前日吏部因科臣建言議改四川巡撫為總督兼轄川貴湖廣三省以便防禦桀播酋實為當今切要良策蓋楊應龍近日肆害三省殺掠無數屢經該撫按告急甚有難制之勢惟改總督則衙門不必增費而節制可以歸一庶便剿虜之圖今巡撫譚希思已因京察奉旨調

用正需交代之際官無固志而冠復跳梁事難
復緩望即允發促部會推刻期赴任庶使逆酋
知儆三省獲安二月二十四日上

諫變法征利揭帖

題臣以謭庸誤塵輔弼元首股肱義同一體疾痛痾癢靡不相關伏見　聖明睿知動符帝王竊以為堯舜成康于今復覩而乃為群小所中競開利端日遣中使四出絡繹不絕至于上激霆怒逮繫守臣烈焰益張褢謀愈進盛明之朝豈宜有此關係最大夫天之立君非使之自奉適而已所以使為元元百姓主也百姓有顛連無告則君當為之拯救有貪污強暴則君當為

之誅殛如此始為天心所享而人皆悅從可以長保其富貴不能為百姓主百姓必揚揚去矣頃年經費浩繁司計者日夜持籌尚有絲毫遺利誰肯漏隱而留與群小言者蓋臣工計其利復計其害能斟酌于利害之際而處置有方群小顧其利不顧其害但攘臂干掊尅之謀而攬亂無極故財賦之計必當與士君子謀不可與閭閻小人謀也昔劉晏為唐理財一切委任士人不任胥史胥史尚不委任況群小哉財者生

民朝夕之需性命所關一錢得失不惜破命而
爭其急如此人主以軍國之費不得不徵則必
與達國體識民情明義理知時務者百番詔議
百番規畫務俾上下無怨遠近不驚有恩以結
而使之樂于供有政以齊而使之不難于供然
後布其法于天下蓋　祖宗于成法世世謹守
無敢以已意嘗試而漫為也今閭閻小人何知
民情何知國體何知義理何知時宜變法征利
何等大事而乃隨奏隨准星火促行不令閣部

議擬不許科道封駁不傷于太易乎理財之法不可偏委一人　祖宗定制錢糧互相覺察故弊源清而蠹竇塞今獨使一人專勑行事惟意所為憑恃寵靈擅作威福以勢凌撫按使不敢一問其出入以刑劫有司使不得一加調停彼其潔已奉公耶人亦不得而知彼其侵牟無藝耶人亦不得而知惟奏官是仗喇唬是用一人尚足為害況于多人一處尚不能堪況于遍處使　皇上二十七年愛民之心鬱而不揚雖諄

諄戒其不許擾民然不擾民何能得財卒亦付之空言矣群小之嗜利也如蠅之附腥蚊之嗜血而又使之有所憑藉此所謂虎而翼者也中官生長禁內何知民艱況所推舉不出於該監而出於群小此所謂虎而冠者也彼群小者皆四方無籍不齒鄉黨之人或犯罪脫逃或遊手乞食或强盜竊盜常思飛揚跋扈以亂天下者頃因東事悉走京師會東事告成擯棄不收而乃設此詭計以圖一逞皆亂民也安可與之謀

國乎群虎百出逢人跑跱寸寸張羅層層設穽於是商旅必不行而賦稅無所得且至于索居民矣於是居民見索生理日迫而禍且至于尋干戈為盜賊矣百孔千瘡良醫莫措其手土崩瓦解良吏莫施其力是　皇上斂財之意本以備不虞而反以召不虞也臣覩宮中費用甚儉無濫賞無妄施竊計一歲所節當不下數十萬此盛德也東師既罷又當歲省數百萬此亦時也又如昨者群臣爭辨東事　皇上以一言斷

之早斷一日即省費一萬此聖政也可見裕國之術在留心政事政事既治國用自充臣請借此為例而試籌之　皇上試垂聽焉臣惟中使衙門皆係創設並無舊緒可因又係特遣不比泛常差使大約中使一員其管家司房豈下十人在外直堂官吏書手須二三十人門厨皂隸更夫等役復當二三十人快手巡攔之類二三十人略計其數已百人矣至于分遣官員豈下十人此十人者各須百人之役則千人矣凡此

千人皆欲養其父母妻子僮僕每家但以十口為率則萬人矣每人日給須銀一錢萬人日給須銀一千一年須四十餘萬矣是創設一中貴衙門而每歲費官銀四十餘萬及其所進纔得數萬此不亦空費者多而實得者少徒養游手之人以竭官私之儲而斂百姓之怨乎計今所遣已二十處歲當糜天下八百萬倍加于征倭之費則倭雖平而餉愈增安得息肩之日也况其倚勢為奸橫征强奪者又何限小民何所歸

命乎　聖恩甚容聖衷甚精于此偶未之及耳伏願深惟治亂之源詳審重輕之辨掣回所差内臣遣發原奏官民仍勑以後不許再有瀆奏以杜亂萌　明詔内外各該衙門修舉政事無令冗耗以節財流舉天下財計盡責成户部俾令悉心籌畫以開財源則府庫坐見充盈而田里亦無愁病元元萬姓國本庶得復安　大聖人之鴻名盛業垂于萬萬世矣用臣之言而不效臣請伏妄言之誅二月二十七日上

此疏上後內差爲之少止而河南山東蘇
松常鎮皆併差干𥗽使盖亦稍見採用云

劾王官揭帖

題臣昨出朝至端門外有一官揚揚而来以惡語侵臣臣謹避之及遣人詢問乃義勇右衛百户王官也臣是時以為小官無知宜加容忍不啻少露聲色始免其辱即有衆人攙扶而去臣靜思之王官于正月二十四日上本以防倭為名進錢一萬二千兩討南京黄天蕩地方設立營伍結黨販鹽仍求朝廷每年費十數萬兩贍彼防守蒙發臣票臣思南京乃國家陪都江南

為財賦要地而兵馬錢糧皆軍國大計塩利又九邊接濟之長筴防倭之兵宜在于海邊不宜在于腹裡況倭氛已淨正當撤兵息民之時何得更創營伍且南京武備自有營兵總之于兵部水兵總之于操江上下江又有會哨巡視等官何賴一小官建言增兵始為長策又以萬金之利玩侮　至尊進上甚少而費國甚多種種狂悖罪不容于誅矣竊詳其意盖因黄天蕩在大江之中原係浩渺賊藪彼欲得之以為巢穴

奉　旨給與誰敢制之因而恣行刼掠打塩賣
塩聚衆起事東危京城西侵淮揚南窺蘇松北
侮江西志不在小又自謂一呼之下即可聚數
千精勇其為倡亂之首復何疑也當時臣恭票
上進伏計　聖明必不以臣擬為非顧久未蒙
發臣實關心觸事感衷義不容默今日若不處
治他日滋蔓其費兵力財力又當不貲輒請
批發處治以絕海内盜賊覬覦之心臣非褊量
寡容而有此衆論誠以憂國深懷日夜不能釋

之故伏乞　聖明亮允實社稷之福奉

御批朕覽卿奏具見忠愛懇切思慮周詳深慰朕懷嘉尚不已宜益展猷為弼成化理奸逆結黨陰蓄異志同謀狂肆已有旨了特諭卿知三月初二日上卽日

救包見捷揭帖

題昨見户科都給事中包見捷等一本為懇乞
聖明罷礦市撤中官以弭亂本以安宗社事奉
聖旨朕恭閱 祖宗訓錄已知國初各省直皆有
欽差內官鎮守監鎗等項與同該省文武將吏
協同行事體訪官員得失軍民利弊其間徵收
稅課進獻土產以濟國用相沿以久至于嘉靖
年間撤回停止但令典禮相繼工作浩繁費用
不敷若不權宜措辦安忍加派小民朕敬 天

法　祖四海一家稍俟充足自有處分且礦店
稅課屢旨已悉非王官等招兵立營陰蓄異謀
之比你每職司言責不諳時務黨護庇私要名
賣直好生狂肆包見捷這畜本當拿問重治姑
且降一級調外任用不許朦朧推陞其餘的且
各罰俸一年若有再来激擾的一併重治不饒
吏部知道欽此臣俯伏捧誦不勝驚駭不勝悚
懼竊念見捷小臣上觸　聖怒見捷方譴而臣
不能以一言救解臣心不安　皇上方怒而臣

不能以一言將順臣心尤不安　聖意堅固開
導甚難少有磯激豈惟無益于救觧而或反增
夫罪譴小臣之虀粉國事之决裂皆不可知此
固臣當量力審幾之時從容轉移之會也顧
皇上平氣葆和虛懷廣度俯思臣言必有萬一
之裨臣聞治天下有經常之法有權宜之術經
常之法　祖宗之所世守天下之所共遵可萬
世常行而無敝豈以一時匱乏而不可用也權
宜之術　祖宗之所偶有天下之所駭聞可暫

行于一時而不可以久行可止行于一處而不可以遍行故生民視之為苦而不能無怨人臣議之為非而不能無言經常之法辟之膏粱也權宜之術譬之藥石也膏粱可以常進而藥石不可以常進有人于此日以藥石為膏粱而其子姪昆弟臣僕苦口諫之所不悅而從者希矣令礦店等事非　祖宗之舊制非有司之常守竭百姓之膏血貽社稷之大憂體國慮時之人往往聚首而寒心蓋不獨一見捷等乃滿朝文

武相率而固請于　君父之前者也　明旨謂
權宜措辦稍俟充足自有處分則　皇上之心
亦知此非經常之法但暫一試而旋當報罷者
也若是則言者固當言而未可盡非聽者亦當
聽而未可遽怒矣夫雷霆之威豈宜輕擊輕擊
則陰陽失和而萬物不生臣以為見捷此疏宜
温詞開諭使知權宜之事偶一暫行如不可行
次第當罷則民心自安群言亦定遽降顯罰絕
人再言是以藥石為膏粱屏忠言于不信更張

無日改圖絕望臣等不勝大懼矣伏乞 皇上
念天下大事非胸臆可以獨制天下人心非威
嚴可以强服治亂安危之幾必使衆人共言之
而與衆人共圖之上法 祖宗務法其所遵而
無法其所悔將處置包見捷一 旨俯賜收回
以安人心以光 聖德或明示以權宜之意罷
舉之期使海內民心不驚不疑而大小臣工相
忘于無言天下幸甚臣又惟之事經于滿朝之
所言則天下人心之所同然不可違也臣為

皇上腹心之臣豈不欲將順而不能違天下之人心則不得不出于匡救臣顙 皇上亦毋謂天子之尊可以抑拂天下人之心天子之所以尊者以天下人共順而尊之也天下有不順則不尊矣竊料見捷被譴滿朝之臣必群起而救之若復遷怒于其間則人心益失而國體愈傷是又臣之所大慮也伏望 皇上深惟遠計大加含容和顏色而受之以昭天地之量以保尊崇之體臣不勝懇懇預禱之至 三月十四日上 十五日奉

御批諭内閣朕覽卿奏忠君憂國至意巳悉洞知但怒此輩不諒上意逞臆煩擾姑從輕處了所奏巳知道了特諭卿知

謝諭揭帖

題昨户科都給事中包見捷等以言礦市忤
聖心致蒙降罰臣祈　皇上平氣藻和虛懷茹
納究經常權宜之殊術為輕重久暫之異用經
常可以世守權宜難于久行言者固當言而未
可盡非聽者亦當聽而不宜遽怒又恐自今以
後尚有言者儻有餘怒或加重處則雷霆終日
轟轟有妨雨露之澤霜雪不時凛凛豈昭天地
之仁懇切預禱乞賜優容庶使遠近民心不致

驚畏不但諸臣之幸而已也臣意如此此顧情迫才鈍詞不宣意大懼干瀆　尊嚴至令悸悚今日文書官盧受恭捧　御批到閣諭內閣朕覽卿奏忠君憂國至意已悉洞知但怒此輩不諒上意逞臆煩擾姑從輕處了所奏已知道了特諭卿知欽此臣循環三復流涕被面若拜萬金之賜何勝銜結伏念臣賦命不猶煢然無侶居鄉立朝皆鮮同志乃今復以一身直閣莫共商求任性冥行觸情妄發自分得罪匪朝伊夕何

期乾坤覆露父毋鑒容雖于所請之事未即西
春而藹然知遇之意已溢言外臣雖孤立而
聖眷若此天下之最不孤者莫如臣矣能不感
奮以圖報耶恭讀諭以忠君憂國四字許臣實
深褒奬顧臣自揣亦私以此期許而不敢過遜
蓋臣自登朝無一日不周旋于講幃之間親承
玉音屢沐賜賚自頂至踵誰非恩波臣父毋每
訓臣曰若負 皇上是負天地臣佩服此言淚
未嘗收揩此一生斃而後已況今奉非常委托

于群臣中更無比兩敢復有一毫欺罔懈怠推托依違于其間苐此心念念欲　皇上為堯舜之君而少有同異即如疾痛之切體此心念念欲　皇上之民為唐虞之民而少有失所即如焚溺之在身故托之章疏竭其鄙愚不得不有違拂之辭而非好為牴牾也惟賜採行是臣得紓其忠愛之時矣臣見不忠之人若鷹鸇之逐惡鳥决不敢為之救解為之救解者亦必忠君憂國之臣不然臣豈忍以不貲之身為不肖

人出力哉惟　皇上亮臣此意則孤臣有托矣

所奉　聖諭謹尊藏閣中以昭泰交之盛謹敘

感激踴躍欣忭之意恭謝以聞

言徐觀瀾不可復遣勘揭帖

題今日偶感不能入閣然未敢瀆奏伏蒙發本到臣擬票內有勘科徐觀瀾一本辨邢玠之奏及言不能復勘等情臣反覆參詳難于下筆蓋觀瀾與玠等互相奏訐讐恨已深有如水火之異勢矣若不共聚一處尚可與之解和今既責其共勘而使勢如水火之人聚于一處啟口容聲皆是矛盾尚有何人居中調和而了此大公案乎不至于相毆相擊反褻國體為外夷笑不

已也私仇為小國事為大固是正論但釋嫌去忌先國家之事而後私仇自非上聖心腸不能及此大賢以下非所望矣必責人以大聖人之事了東方一大公案以成就不世之大勳業竊恐觀瀾不能玠等亦不能也觀瀾去必不協不去必再辭徒令往返道途躭延日月是屢催勘功而終無奏報之日屢念將士而終無恤録之時矣從来敘功決無不勘之理今監軍物故事托勘科勘科趦趄又將誰托即使勘来必與玠

等大有異同兵部題覆又將安從若今再勘則將士皆四方之人一散不可復聚從何質正若欲不勘則戰者必欲從厚和者必欲從薄紛紛爭辨何時可已朝廷處置不當何以服人心而杜人口事幾之分在于今日不可不慎也欲另遣往勘雖嚴限即行尚須一月不免拖延臣前日擬將遼東巡按往代陳效意正為此陳效初亦以遼東巡按而兼監軍者循此舊規故輙擬也今若以遼按不可遣則及今另遣廷臣似猶

得策不然搢閣愈久而議論益多矣臣票擬不難不過慰諭觀瀾令其釋嫌去忌仍前往勘而已然于臣私計甚便而國計非忠何則終難田觀瀾之成心亦終難田玠等成心而徒孤屢旨催促之意或反釀東師不虞之變則皆臣今日依違苟且所致是不忠故不敢也此事非臣下所能裁斷不敢不言臣驚魂未定不宜復預東事然頗知獨立未嘗預和亦未嘗預戰惟理是從至于懷苟且之心以誤國家則萬不敢願少

轂萬幾一加展轉勿謂東事已了勘功小節而輕之勿謂成命已須難于轉移而執之為將士造福為軍興惜費保國家之威重鎮四夷之觀瞻詳決善處以免後來之紛紛臣為此扶病具揭詞不盡情將徐觀瀾原本封進恭俟 聖諭方敢票擬

三月二十四日上